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七部分文章 76 篇

九翻大雪山

雷钦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贵州遵义后，我从红一方面军总部警卫营政治委员，调到总部侦察科任侦察队指导员，继续随红军总部行动。

天兵巧过包桐岗^①

5月中旬部队强渡大渡河后，进入无人通行的包桐岗（二郎山脉）原始森林。因终年不见天日的缘故，原始森林里的枯枝朽叶都变成腐臭的黑泥，人踩在上面深没腿肚，行走很艰难。森林里空气不流通，山涧的水都有毒。莽莽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根本无路可走。队伍沿着先头部队砍伐开的竹、木为通道摸索前进，遇到深涧就攀着树枝、竹子小心地跳跃过去。有一段悬崖陡壁有不知何年搭起的独木桥，道木已腐朽霉烂不能行人了，我们只能一个个单人攀藤负葛跃进。这样的“路”前后走过好多次。

第二天爬到包桐岗山顶，先头部队踩开的一条下山道路，满是泥泞，滑得不能举步，战士们都是连跌带滚溜下去的，个个一身泥水，变

^① 应为泡桐岗，也写作抱桐岗，下同——编者注。

成了“泥猴子”。山下有几间茅屋，当地老乡看见突然出现的红军队伍，感叹地说：“这个山不知有多少代没有人走过了，你们真成了天兵天将了……”据说红军走的是早已荒废了的盐贩子走私的小道。

红军部队又一次开辟了前进的通道，进入天（全）县、芦（山）县地区。未得休息即投入战斗，在天全河一带击溃了川军杨森部六个旅的堵截。自巧渡金沙江后，从川西会理、西昌一带出发，通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到的包桐岗，我们已经约一个月没有休息喘口气了。击溃川军后，能够短暂休整几天非常难得，大家忙着准备干粮、打草鞋、补衣服、消灭吸血鬼（虱子）。至此，红军已艰苦征战行程一万八千余里。

在天全休整时，我意外地碰见了一起参军的老乡雷新喜。长征前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他，这次巧遇真是难得，两个人可高兴了，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家乡学过裁缝，见到我，他把在天全打土豪时从土豪家长袍上撕下来的一块衬里布，特地做了一顶红军八角帽子送给我。部队翻越夹金山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杳无音讯，我时时怀念着他。

第一次翻越夹金山

数日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总部从天全经宝兴沿着荆棘丛生的小径，经三天行程到达硃砂时，得悉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夹金山下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这一胜利的消息对部队鼓舞很大。回想在中央苏区时听说有个红四方面军，那时天各一方，半信半疑，这回可真的要会师了，心情无比激动，大家高兴地跳跃起来呼唤着：“共产党万岁！”“红军胜利万岁！”大家谈论着红军会师后的光明前景：互相学习，团结战斗，共同创建新的根据地。行军路上，部队一

边行进一边教唱陆定一同志编写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合歌》，歌词大意是：两大主力红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争取大胜利……

1935年6月13日，总部进到夹金山山脚下宿营，这里虽然有几间藏民的屋子，除了电台进驻屋内便于工作外，队伍都在道旁、树林、小溪边安排宿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搭起一块不大的油布，同大家一起露营。放下行装，大家七手八脚寻找些枯枝干柴，烧起了篝火，煮饭的，烤衣取暖的，忙碌起来。但天公不作美，一夜大雨滂沱，怒吼的溪流奔腾不息，弄得大家不得安宁。炊事员更是辛苦，第二天早早煮好了饭，还做了大半锅生姜辣椒汤，要大家每人喝一碗，保证通过雪山。

未上山之前，大家对这神秘之地充满揣测。此地的老乡和向导给我们讲了夹金山（又名神仙山）神话般的许多传说，还说夹金山因山高路险，没有人成功的爬上去过。曾有做生意的试图过雪山，不是被冰雹砸死，就是被狂风大雪卷下冰岩，再没有回来的。不要说人过去难，就连野兽都不能攀登，飞鸟都不易飞过啰……他们把雪山讲得神秘、危险、厉害！向导还说：如果非要通过雪山，要准备好白酒、生姜、辣椒，穿上厚棉衣或皮衣等。这里白酒没有可能弄到，但我们倒是准备了不少生姜辣椒。生姜辣椒这东西，在长征路上成了红军战士珍贵的良药，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喝上一碗生姜辣椒汤，真解决问题。所以，炊事员同志每到有人家的地方宿营时，就会找些或买些带上，遇上爬雪山真解决大问题。我们侦察科还找到了去懋功做生意的一位商人，他告诉我说：“如果防寒防冻准备充分，吃饱饭，喝上点白酒什么的，轻装慢行，不要在雪山上停留，坐下不要说话，午时前风雪较平稳，还是可以过去的。”

早晨，雨停了。吃罢饭，每人喝了一碗生姜辣椒汤，手里握着竹竿木棍作拐杖，爬山走路感到轻松多了。我们把身体强弱不等的同志都搭配安排好了，口号是：“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保证全体翻过大雪山就是胜利”。

山下云雾笼罩，能见度很差，半山上不时传出“同志们，加油呀”的声音。爬到半山时，我们开始感到气短，越走越吃力，头晕气喘，走两步停一步。快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冰雪反射出的耀眼芒刺得人睁不开眼。爬到最高路段时，大家感到呼吸困难，走一步喘一步。举目远望，千万座冰雪银峰插入云霄，十分壮观，真像是进入了神话般的水晶世界。先头的队伍到达坳口要往下走了，在这再走几步就能下山的关键时刻，我们侦察队从江西石城县参军的炊事员老罗忽然一屁股坐下就起不来了。我急忙赶到他身边要拉他起来，只听到他最后的一句微弱的声音“我不行了”就闭上了眼睛。我忍不住哀叹，老罗如能再坚持几分钟就好了，大家对他倒在雪山上死去十分惋惜和难过。

狂风卷着雪团打得人喘不过气，下山地段北山坡是一大块雪板，雪板下层是厚厚的冰层，根本没有路，陡坡光滑得无法行走。我们三五个人手拉手一块往下滑，有的地方悬崖万丈深不可测。“可要当心呀！”战友们相互提醒。后来大家索性坐下，像小孩坐滑梯似的，一个接一个，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滑下去，直到滑到半山坡的平缓地带才停下。大家站起来相互看看，一个个像雪球一样，不由哈哈大笑。红军英雄好汉终于使大雪山低了头。我们胜利了！

红军会师过梦笔

第二天，总部进到一个小集镇——达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在道旁列队欢迎，还拿出牛肉、炒粉和糍粑等东西慰劳我们。大家沉浸在兄弟部队胜利会合的兴奋之中。红军会师后迎来了军心振奋、战斗力增强的可喜形势，到处可听到歌声、口号声。后来传来消息，中央决定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并肩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这给红军指战员很大的希望和鼓舞，大家多么盼望有个家（指根据地）呀！

6月底，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新形势鼓舞下，红军士气旺盛，我们从懋功出发，踏上了新的征程，行进了数日的行程，到达梦笔大雪山下的木城一带。梦笔山比夹金山高，上下约90华里，当地老乡传说：这是一座“神妖”，经常发怒，她轻轻吹一口气，就会狂风大作，冰雪翻滚，顷刻工夫就能把人吹得无影无踪。“你们要通过此山得祈神保佑，千万不能激怒了她……”说得真是吓人！但是，因为红军有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物资等各方面准备得比较充分，部队又得到休整，所以，翻越梦笔山较为顺利。这是我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队的同志第二次翻过大雪山。

下山行进几十里地到达了卓克基，这一带住有数百户藏民，还有小街集市。在几条河的会合点，有卓克基土司宫，前有急流，后倚丛山峻岭，是一座城堡式的多层建筑，相当宏伟，常有藏兵把守。宫内的院落可容纳二三千人住宿。听说卓克基的土司索观瀛^①在成都大学读过书，与川军刘文辉关系比较好，刘曾送给索一部分轻武器等装备。

为顺利通过这个地方，先头部队曾派了一名政治指导员为代表，与土司谈判，说明红军要北上抗日，借道通过，结果红军代表竟被土司杀了。红军被迫打下了土司宫城堡，该土司率藏兵百余人逃窜入深山。我军没收了他的部分财产，是一些部队急需的布匹衣物和粮食。宫内的许多佛像、古董、字画和精致的器皿陈设等很多浮财，即使分给藏民，他们也不敢要，红军都原封未动。

雾蒙雪皑长板山

7月初，红军继续前进。几日行军，在深山峡谷中踏泥泞，涉急流，

^① 应为索观瀛——编者注。

又穿过几段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有几百年树龄的粗大古树，缠满藤萝，奇形怪状，终年不见日光的朽枝烂叶成了乌黑的稀泥，发出熏人的臭气；更让人害怕的是像小蜻蜓一样大的蚊虫，成群地飞来向人们攻击，被蚊子叮咬一口，立即会红肿一大块，痛痒难忍。我们每人手持一把树枝边走边驱赶。哗啦啦一声，又有几个人跌跤了，爬起来一身黑泥，有的人还边走边嘀咕：“咳，走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前面又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大雪山——长板山，这是红军将要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红军队伍开始沿山谷缓慢地上山，走出20余里天才亮，但雾气蒙蒙看不见山顶。队伍还要向上爬到七八百米高的雪山坳口处，才能翻过去。雪山太陡了，先头部队踩开的雪路又窄又滑，战士们要前拉后推才能上去，耗费了不少时间。爬上坳口不远处就可下山了，可山下茫茫雾海，什么也看不见，摸索着走到山脚下又是一大片森林，大家想，可能又要同蚊虫格斗了……

长板山下是仓德，也有不少藏民的房屋散落在半山坡上，但不见有人，只有成群的红嘴乌鸦在村旁呱呱地叫，地里的青稞麦随风翻动。

饥寒跋涉打鼓大雪山

几天跋山涉水非常疲劳，肚子又告危机。我还剩下一点干粮，但舍不得吃，就顺便采摘一把野豌豆苗等野菜来充饥，心想再坚持一下，勉强度过这两天吧。这七八天的行程，饱尝了藏民区的滋味。红军战士们拖着疲软的双脚前进。100余里的“道路”上仍然是深山峡谷，溪流纵横。涉过不少冰冷刺骨的溪水后，挡在红军面前的是又一座上下100余华里的大雪山——打鼓大雪山，真的是爬不完的大雪山啊！毛主席吟诗“更喜岷山千里雪”，那是一种怎样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啊！

几天行程，红军主要以野菜当饭，身体更消瘦虚弱了，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还拉起了肚子，便出来的几乎是完整的麦粒和野菜。病号和掉队的明显增多，增加了红军部队翻越打鼓大雪山的困难。

在翻打鼓大雪山的前一天晚上，大家把个人省下的几口保命干粮凑到一起交给炊事员。次日天没亮，炊事员就早早起来煮了一锅炒麦野菜糊糊，没有油盐，只是添加了一些辣椒，但大家喝到肚子里都觉得暖洋洋的，整整行装，抖抖精神，又以惊人的毅力，缓缓地、一步一停地往上爬。又有体弱多病的同志倒下去了，大家不敢在雪山上多停留，只能默默地向他告别，继续前进。当天午前就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到达山下的打鼓村。

毛儿盖备粮

打鼓村分上、中、下打鼓村，有几百户藏民住家。离开打鼓村再走几十里就是黑水、芦花、毛儿盖地区。走了一程又一程，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麦浪。到达毛儿盖，部队停止前进。红军在毛儿盖停留休整了一个多月，等待地里的麦子成熟，好准备干粮过草地。开始时，战士们从地里采摘一些比较饱满的麦穗放在火上烤，小心地用手搓，一天时间，也只能搓出斤把青麦粒，只够应急。待麦子渐渐成熟了，我们就有计划地从地里收割、晾晒、打场，辛辛苦苦下来，每人可分得十余斤麦子，自己动手炒熟，然后用小石磨磨成粗粉，做点粑粑炒面；再找些干牛皮，把毛烧掉放锅里煮熟。就这样，总算每人凑够了上十天的干粮。这是“全靠自己救自己”。

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以便于分别通过草地。由红军总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率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军团以及红军总

部直属队为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率其他红军部队为右路军。

但张国焘借口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织指挥问题没有解决而拖延战机，左路军从芦花、毛儿盖一带转了一个弯，再回头翻过打鼓大雪山（五过大雪山），回师刷经寺；到刷经寺后，沿大小金川向西行，然后向北往阿坝前进。这一带地处深山峡谷，溪流很多，正逢雨季，连日的大雨、冰雹，致使河水猛涨，前进的道路被阻断。三天后，队伍被迫再次返回刷经寺一带。几经往返跋涉，部队十分疲劳，行动困难，不得不停下休息几天。所备十多天的干粮已所剩无几，草地还未见到，干粮快吃完了，还得靠野菜度日。听说沿途很难补充干粮，要走几百里到达阿坝后，才能筹到粮食。但是，当时我们真不知阿坝在天边哪个地方，“粮食”真成了红军生存的命根子。

胡底同志草地遇害

左路军经过几天艰难行进，到达草地的边缘。我们第一次看到藏族牧民建造的特殊木棚和牛粪房，这是牧民为牲畜过冬住的，棚内潮湿腥臭，令人很难忍受。

到达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采摘野菜。在距牧棚不远处的大树林边，总部侦察科长的警卫员罗洪山和侦察员宋德功发现了又大又肥的蘑菇，高兴极了，采摘了一大口袋，心想今晚真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一种毒蘑菇，侦察科长胡底和科员刘奇、钟宁静等人误食毒蘑菇，严重中毒不省人事，有的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有的神志不清、大声叫骂……一时闹得不可开交。胡底时而呻吟，时而控制不住闷在心底的不满和愤怒，大喊大叫：“张国焘有野心，用枪杆子要挟中央，企图篡党夺权、夺取红军的指挥权。难道中央会这样怯懦，被这个野心家的枪杆子威胁住了吗？不会的！”

几天后，张国焘的一个亲信一面将胡底不省人事时表露出对张国焘的不满上报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保卫局，一面恶狠狠地说：“侦察科长胡底是反张总政委的，胡底骂张国焘就是反党行为。”胡底清醒过来后，预感到问题严重，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说：“这下难办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胡底中毒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行动十分困难。几日草地行军，胡底的身体尚未恢复过来，还被撤销了科长职务，连马和警卫员也取消了，只留下马夫给他背行李。

胡底掉队了，只得跟随五军团后卫行动。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得知了情况，派人把胡底从五军团武装押走，看押在特务警通营，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后来，张国焘分裂红军迫使左路军南下途中，他们押解胡底到达四大坝后，我担心胡底的状况，还曾搞到一点吃的，趁天黑前给胡底送去。我见胡底同志虽然消瘦，但精神尚好，提醒他要保重身体，一定坚持走出草地。他看到我特别地高兴，说：“老指导员，谢谢你还能来看我……”我们之间确实有好多话想说，但我们没有时间长谈，彼此四目相视，双手紧握。我想到他曾说过的话，真担心他将有不测，在第二天继续行军时，我特意放慢脚步，一点点拖到队伍后面暗暗寻找，但是，几天过去了，我没能再见到他。我想，坏了！他肯定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直到1996年，我才得知，就是那天夜里，胡底被他们用绳索勒死，就地掩埋了。

胡底同志青年时代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黑暗的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被派往天津，后又派往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党的秘密工作，同钱壮飞等同志深入虎穴，与国民党中央、军统特务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保卫了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堪称我党“三杰士之一”，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参加了毛儿盖会议，曾把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企图分裂红军的情况转告给我。他是因为捍卫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

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的。

阿坝风波

部队沿着下琅口、查理寺前进。这一带号称小草地，一望无际绿茵茵的草地点缀着许多不知名的各色鲜花，空气清新，其景致与雪山峡谷对比鲜明。可是，小草地的天气也是一日多变，午前太阳暖洋洋的，午后就可能大雨夹冰雹劈头盖脸地打得人们喘不过气，特别是逢雨夜在空旷的草地露营，头顶苍天脚踩草原，任凭大雨冰雹狂风袭击，人人全身湿透，冻得满身鸡皮疙瘩，上牙打下牙，腿脚麻木，苦不堪言。数日后，红军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完了几百里小草地到达阿坝。

阿坝地区有大片的麦子地和豌豆地，出产粮食较多。红军在这里停留了十余日，筹足了准备过大草地的干粮。

8月底，左路军从阿坝出发。从启程的次日起连日大雨，红军恰恰行进在一段水草地低洼地带，行动十分困难。污黑的泥潭深不可测，如失足陷入很难自拔，甚至有没顶的危险。经数日艰苦行程来到葛曲河边，因河水猛涨，当时未能涉水过河，停了两天。如果坚决执行北进路线渡过河去，再走三五日，即可到达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张国焘始以河水暴涨不能过河为借口，掩盖他要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而命令部队回师阿坝，实行南下退却。这下可苦了左路军，大家都为走回头路嘀嘀咕咕，怎么搞的？拖死人呀！几万部队返回阿坝，这一带已经没有什么粮食可筹。即将要到秋季，藏区草地已很寒冷，指战员饥寒交迫，病号增多，掉队、死亡不断出现。

回到阿坝，张国焘亲自策划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为了打击坚决北上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又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是在一座小喇嘛寺召开的，我作为总部侦察科的支部

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我要先检查一下总部侦察科的哨位和了解安全情况，来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我因迟到了不知道会议议题。当作会议室的屋子里灯光昏暗，乌烟瘴气，烟味呛人。他们吵吵嚷嚷的，在责问和批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为什么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路线，甚至有人指着朱老总谩骂“老不死”“把中央红军带到哪里去了”。张国焘的一亲信还威胁地把快慢机驳壳枪拔出来拍在桌子上说：“毛、周、张（闻天）、博（古）北上逃跑，你为什么不反对？”朱老总答：“我举了手，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的……”当时会议的紧张气氛，在我党的会议上极其罕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老总一直与张国焘斗争，不屈不挠，坚持维护中央的正确路线。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随即制定了什么“南下保障计划”，并提出“打到天芦、成都去吃大米”、“创造川康根据地”等口号，其反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大暴露。但这些口号对不明真相，几个月未尝过大米的战士，颇有欺骗性和号召力，左路军开始向南“进发”。

再翻夹金山

深秋季节，部队沿小金川而下，虽然沿途有些村庄，但几万部队过境后，已十室九空，后续部队就完全断粮了，现在只好采集所剩少许萝卜根和野菜，清汤寡水充饥，一路还不时遭受冰雹袭击。到卓克基后，再次翻过梦笔大雪山（六过大雪山），先头部队在“打到天芦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一举击溃懋（功）、丹（巴）一带的川军刘文辉几个旅的堵截，俘敌 3000 余。总部侦察科从俘虏口中得悉这个地区只有少数川军把守。左路军趁机继续前进，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就再次翻越夹金山（七过大雪山）。

天气严寒，冰雪路滑，部队行动非常缓慢，爬到雪山高处时，已是

下午时分，狂风卷着大雪，一脚不稳就有被风雪卷走的危险。到了黄昏时分，战士们仍在冰雪的山梁缓缓蠕动，与暴风雪和死亡作斗争。不时可见先头部队冻饿死亡的战士，有的雪凹内死亡几人之多。到了下山地段，大家连滚带爬地滑下去，滚成了雪球。夹金山下沿途隘口有川军堵截，险要道路上的桥已被他们破坏。红军战士不顾疲劳忍饥挨饿，以坚强的毅力攀登悬崖陡壁，奋勇杀敌，节节推进，一直打到天全县，才吃上一顿米饭。这就是张国焘号召的“打到天芦去吃大米”吧！

南下失败 三过夹金山

自从10月20日张国焘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邛（崃）雅（安）的“南下战役”计划以来，虽是二过草地七翻雪山的疲惫之师，但部队士气仍较旺盛，全军英勇作战，于11月中旬占领了上述天（全）芦（山）等县广大地区，俘敌5000余人，取得了初步胜利。我总部侦察队深入到雅安以南，与雅安之敌隔河相望，做徒步侦察收集情报。

不久，川军刘湘为阻止我军攻势，调整部署，凭其装备和兵员的绝对优势，纠集十几个旅由东北、东、南方向向我名山、百丈防区反扑。在不利的形势下，张国焘仍命令红军冒险进攻名山县、邛崃，向川西发展，企图与刘湘主力决战。11月中旬，我军在百丈一带与敌展开了七昼夜的防御作战，虽然杀敌万余，但自身也伤亡惨重，许多阵地被敌突破，被迫依次撤出阵地。1936年2月初，蒋介石的薛岳、周浑元纵队六个师经过周密准备，开始向我天全、芦山大举进攻。我军被迫在天芦地区与敌主力展开厮杀，在支持不住的情况下后撤。从此，左路军陷入了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困境，不得不撤离天芦地区。这时，左路军由南下开始时的十万大军，在三个月苦战中输掉了大半，只剩下四万多人了。

记得撤离天芦地区时，张国焘在芦山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席话，他说：“南下开始与川军作战比较顺利。入川的敌薛（岳）、周（浑元）纵队那时还分驻在各战略要地，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敌军周旋，不能与川军同日而语。”张又说：“我军在天、芦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川康苏区。我们在这一带主要是解决补给问题，不得已时退回懋功一带过冬。现时战局渐渐不利我军，所以采取这一决策。蒋介石的薛、周纵队调集于我军正面步步进逼，向我阵地推进。敌人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没有人否认的，我军与之战斗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不愿持久消耗自己的力量……”张国焘为自己的失败路线找了一堆“客观理由”，最后不得不承认道：“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决定撤离这个地区，保存力量。”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彻底破产了，迫于形势，红军左路军不得不缩回懋功、丹巴一带。

撤离天、芦地区时正值四九严寒，雨雪纷飞。红军战士不仅经过苦战已十分疲劳，而且许多人仍然衣着单薄，有的用棕绳缠身御寒，有的穿草鞋的双脚冻得裂开了大血口子，忍痛踩着雨雪交加泥泞路滑的小径撤退。那种艰苦，已非常人能够忍受，更何况，经几日行军后加倍疲劳的队伍，还要拖着沉重的双脚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也是第八次翻越大雪山）。这次翻越大雪山，因为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和条件做充分的物质准备，而气候又比前几次更为恶劣，红军队伍在雪山上付出了更大的牺牲。

左路军缩回懋功、丹巴、靖边一带后，因筹集粮食困难，有的部队为生存与当地藏民争粮而与藏民多次发生冲突，红军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张国焘在缩回懋、丹、靖后悲观地说：“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因部队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民抗拒……”这暴露出他机会主义颓废衰败的心理。是的，本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造就了大好形势，如能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北进路线，哪里会让红军左路军